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密

斯

馬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密

司

馬

中華書局印行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一集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世界名人特寫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中南美洲談藪

亞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美國談藪

現代知識

歐洲談藪

現代女性

歐洲五強內幕

近代軼聞

國際掌故

新語林

吳佩孚將軍傳

世界珍聞

歐美談片

閒話

密斯馬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 讀者不棄認爲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 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 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菊隱譚叢

密司馬目錄

一	愛的分析	一
二	密司馬	八
三	父親的懺悔	三七
四	黑醫生	六七
五	表演天才	九一
六	噩夢	九六
七	放白鴿	九九
八	奧宮軼話	一〇二
九	車中一夕談	一一〇
十	死友	一一五
十一	情殺案自白	一二八

十二	活地獄·····	一二九
十三	德國間諜之自白·····	一五三
十四	猶太人之妻·····	一六三——一六九

菊隱
叢譚

密司馬

愛的分析（實事）

某醫院是C城規模最大的一家醫院，碧瓦紅牆巍然矗立，內有不少的外國醫生，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位是白髮老頭兒何醫生，一位是范女醫生，何醫生是內科主任，范醫生是兒科主任。

何醫生認為中國十個人九個有肺病，當病人請他診斷的時候，他老用着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檢查檢查肺部吧，也許你的肺部有毛病。」

人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聽了這位年高德劭的洋醫生警告後，無不唯唯聽命。不過大家都抱著同一疑團：「這位老醫生不是常有嗆咳的毛病嗎？難道他沒有肺病？」既而又想到肺病決不能活到他這把年紀，大家又釋然於懷了。

傷風咳嗽確是中國人最普遍的毛病，假使何醫生發現病人是一個傷風咳嗽者，他的臉上更罩着一種悲天憫人的神氣，用不純粹的中國話警告病人說：

「小心點吧，這是肺病的前兆；肺病是很危險的，是不大容易治好的。」

假使遇到一個肺部健全的病人，他還是不肯放鬆口氣，又用另一種說法勸告病人說：

「你的肺部現在還看不出肺病的痕跡，但將來決不是沒有得肺病的機會的。好孩子，當心點吧，肺病是很危險的，是不大容易治好的。」

在他善意警告之下，他有一名弟子足足在床上臥了三個年頭，魚肝油吃了若干，滋養品不計其數，結果把一位瘦骨嶙峋的弟子養成了肥頭大腦的壯漢，因此有人呼何醫生爲治瘦專家。

何醫生還有一種口頭禪：「中國不要覺得人口多而不注意到肺病的危險，每年死於肺病者真有可驚的數目，肺病是中國的大仇敵。別種仇敵祇能亡人之國，而肺病却能够滅人之種。」

女醫生范小姐的言行也得寫上一段。

她生得頤長而白皙。說中國話比何醫生來得够味。每當范小姐散步時，一羣小孩子緊緊地跟隨在她的後面跳踉、戲謔、喊叫、舞蹈，作出各種討厭的姿勢，這是小孩子看「洋婆子」的習慣，范小姐倒也不覺得他們怎樣的討厭。

范小姐投身於慈善界有不少日子了。她家裏很有錢。她立下兩種志願：一不嫁人，二是到遠東來服

務於醫界。一個年輕的女子隻身遠越重洋而爲異族服務，在中國人看來不能不欽佩她的勇氣，然而在歐美是司空見慣的。

「你對中國抱着何種感想？」有些接近范小姐的人常把這話當做試題。

「很好。」范小姐微露着平善可愛的笑臉。

當着中國人說中國不好，恐怕沒有這樣傻的洋人，不過「很好」兩個字是范小姐的口頭禪，正如「肺病是中國人之敵」是何醫生的口頭禪一樣。比方今天晴，你問范小姐天氣好否，她會回答你「晴很好」；假使天雨呢，她又回答你「天雨很好了」——范小姐口中沒一件事不是很好的。

醫生和女看護們都把何醫生和范小姐當做目標，開始偵察他倆行動，漸漸地探得高標獨身主義的范醫生對於何醫生過分的親切，使人不能不疑心到愛情關係上，她替他燙衣服，替他調製食品，替他布置房屋，他走到那裏往往她也跟在那裏。假使是愛情關係，醫院裏漂亮年輕的洋醫生着實不少，追求過范女士以及欽慕范女士的也着實不少，范女士都不放在眼下，獨垂青於一年老體衰的何醫生，這未免不倫不類吧？

一個狡猾的中國醫生用旁敲側擊的法子問何醫生道：「何太太是住在紐約或華盛頓吧，何以不

把她接到中國來？」

「我是抱獨身主義的，我從來不曾有過太太。我的可愛的孩子。」何醫生皺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來，這笑容剎那間就消逝了。

得了這一條答案，分外引起大家的興趣了：女的不嫁，男的抱獨身主義，這不是志同道合嗎？因志同道合而打破成見是很有可能；而且從他們形迹上看起來，或許他們的成見老早就丟在九霄雲外去了。

大家都想向范醫生探取線索，可是大家都覺得她是未字女兒身，幾次想開口却把所預備的話從喉管裏咽下了。後來有一位「勇士」還是採用進攻弱點的方法向何醫生作進一步的探討。

「范醫生真不愧優美女性，你老人家覺得怎樣？」

「噲噲，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子。不錯，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何醫生照例的咳了兩聲，又用一方白布「斯」的一聲把鼻管裏的儲料用力排了出來。

可愛的女子，再補上一句很可愛的女子，這比范女士恭維「中國很好」更來得真切可靠了，這個「很」字最着力而最足以耐人尋味。畢竟洋人比中國人胸襟坦白些，中國人提到本身的愛情問題就

得藏頭露尾，然而這位道貌岸然的何醫生打開窗子說亮話，一開口就把內心熱情吐露出來了。

范醫生不很容易擺出笑容來，可是當着何醫生的面前不很容易不擺出笑容來。

大家都準備着慶賀他們的婚典，可是一年一年的過下去，始終不見這對有情人成了眷屬。

一個炎熱的夏季，何醫生忽然請假避暑，到秋風送爽時纔回醫院來。他是一個人去的，回來時却是兩個人，和他同來的是一個五十歲以上很肥胖頭髮已皤白的老婦人，大家都認為無疑地這是何醫生的妹妹，因為他和她面貌頗有幾分相似處，不到一兩個鐘頭，奇異的消息傳布出來了：她不是何醫生的妹妹，而是何醫生的新婚夫人；他們結婚地點在上海，結婚日期就在這一次假期內。

全院醫生都把這件事當做新奇材料。大家認為何醫生越老越糊塗了，丟開了溫婉可愛的范小姐，而結合一個和他自己面貌相似的老洋婆。

當晚——何醫生到埠的那晚——由何醫生召集了一個茶話會，那位喜溢眉宇的老新娘倚靠在老新郎的肩頭，表示很親暱的樣子。從他倆自己口中宣布結婚的經過：原來他倆從小是同學，他早就愛上了她，同時另有一個男同學也愛上了她，在三角戀愛之下，忠實莊重的何醫生失敗了。何醫生受了這樣重大的打擊，不能再住在美國，於是遠走到東方來。他覺得全世界女人都在排斥他憎厭他，決計一輩

子在東方做一個單身漢。

女的一方面在未結婚以前，對於她丈夫和何醫生原無所軒輊，爲了一個女子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子不能不忍心拋掉了一個。自從何醫生離開美國以後，她很了然何醫生所以離開美國的緣故，她替他傷心，常常留心他的消息。直到事隔三十年後，她的丈夫忽然要到上海來經商，她當然隨同到中國來，不幸她丈夫一病不起，舉目無親的她記起了舊時情人，馬上寫信給他叫他到上海來照料一切，這就是何醫生請假避暑的緣故。

他倆會面以後，多年來潛伏在何醫生內心深處的情苗一旦怒茁起來，他把站在他面前白髮婆婆的老婆子還當做當年雲鬢玉臂的愛人，他覺得她是世界上唯一可愛的女性，也就是他的生命奄奄就滅時的一盞明燈。最後他向她說，「你終究是投入我的懷抱了。」

「范醫生真不愧優美女性，你老人家覺得怎樣？」那位頑皮而又勇敢的醫生仍舊用往日的話再問何醫生。

「噲噲，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子。不錯，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何醫生仍舊用從前回答他的話再回答他一次。

「可愛嗎？很可愛嗎？不見得吧！你老人家愛她的程度恐怕比不上何師母吧！」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何醫生神色自若的說。「我對於范醫生的愛就好像一個父親愛他的女兒一樣，父女的愛和情人之愛是大有區別的。我的聰明的孩子。」

x

x

x

x

x

這年冬季，立志在遠東服務的范女醫生也忽然請假回國去了。她有好幾年沒回國，這次回國當然在情理之中；不過她從此不再回到醫院來，大概她已經變更了終身在遠東服務的志願了。

密司馬（實事）

下述事實是季文結婚之前三年向我陳述的。

（一）

那三位學生的風度及其不慣風塵的情態一望而知不是廣東或其他通商大口岸的人；他們當中之甲君沈默寡言，乙君雖比較活潑點也不脫山林之氣，丙君不時東張西望，露出一排深黃色牙齒傻笑，雖然在他的周圍並無笑料發現。

當他們過了蘆船到輪船正艙，有一名脚夫很吃力的挑着一大擔行李跟在後面，茶房把行李接過，脚夫取了力錢還不肯走，從脚夫的語氣中不外乎行李太重，希望增加點酒錢，那三位抱定說一是一的態度，拒絕分外的需索。

本來旅客在旅途中要忍受許多不合理的麻煩，尤其初出茅廬的遠方旅客把銅錢看得車輪般大，對於世途的艱險毫無察覺，無疑地更難擺脫麻煩了。那脚夫始而低聲下氣地懇求着，繼而從滿頭汗珠下睜開了一雙銅鈴大眼，表示非加錢不可的威脅態度。

這場小小糾紛艙內充滿了敵意，引起了同艙旅客的不安。

「去吧，去吧，我替他們三位加給你四毛毫洋。」同艙旅客中之一位從荷包中掏出四毛毫洋給腳夫，腳夫充滿着勝利的表情，道謝而去。

「謝謝你。請教貴姓台甫？」甲君走向這位客人的跟前。

「這算什麼。兄弟姓張，名季文。」這位客人本來躺在床上看報，腳夫走了後，仍舊躺下去看報——他雖泛泛地答了甲君兩句話，但他認為與陌生人攀談是太無意識的。

不多一會兒，有一種清脆悅耳的聲浪鑽進季文的耳鼓。這聲浪引起了季文的注意，從報紙掩護下把一線眼光投射出去，發現了一個裝飾不入時而姿容秀麗的女學生的面孔。

她正和那三位支支瓜瓜談着。她的口音和他們一樣，裝飾之不摩登也是一樣。

握在季文手中的報紙不知不覺地拋在地下。她忽然把話風收轉，驚鴻般走入對面一艙，她發覺有人在偷窺她。

此時季文向這三位偷偷地審察一周，覺得一個個渾樸可愛……

次晨，旅人從睡夢中睜開倦眼，船身已別了繁星點點的香港，踏着白波前進，浪花從船唇激盪着像

萬道碎銀一樣。

旅客們一個個由艙內踱到甲板上。季文是其中之一。

他的心房跳盪得厲害，同時呼吸也感得迫切而不自然——他彷彿帶點內愧，當他發現了昨天所見的女學生正和那三位男學生站在甲板之一角的時候。

善於傻笑的丙君眼光極其敏銳，首先發現了忸忸不安的季文。他依然帶一種傻笑的神情。本來笑的意識包含着許多種類：有禮貌的笑，譏諷的笑，丙君的笑或許屬於前者，季文則認為屬於後者。

女學生和那兩位都不期然而然地隨着丙君的眼光注視季文，她認得站在前面的陌生男子就是昨天躲在報紙下的人。她這番並不走開，但她的談話突然中止了，活潑態度一變而為端莊態度。

「密司馬，這位張先生昨天給我們解了圍。」還是甲君首先打破空氣的沈寂，望一望季文，又望一望密司馬，似乎作為一種非正式的介紹。

密司馬沒說什麼，向季文微微點點頭；季文也沒說什麼，還她一鞠躬。

季文很想加入她們的談話會，可是當前的難題是拿什麼話去和她們周旋——「天氣今天很好！太空泛而無意識了；「你們吃了早點沒有呢？」這未免太荒謬，太不成話。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呢？」

最後的答案是靜默。

密司馬不用說也是靜默。

那三位也覺得方纔所談的舊問題是以三人爲對話範圍，現在平白地添加了一個人，那麼，舊問題當然無繼續談述之必要，而新的問題呢，正合着中國財政界「竭澤而漁無澤可竭」的兩句話，祇好大家一齊靜默。

如是者約有片時之久，大家都想衝破靜默，可是大家又沒有衝破靜默的勇氣，於是大家注視着浪花、海鷗、和浮在天空快要幻滅了的薄薄雲朵，借以掩護各人的不自然的態度。

又過了一天，這是上船後的第三天，當密司馬走進男客艙，把所攜的普洱茶分作三包給三位男學生的時候，季文請求給他一包。

「哦，對不住，我祇帶三包，讓我回到我的艙裏再取一包給張先生。」

「不敢當，我隨着密司馬去取吧。」季文跟着她走到她的艙間內。

在箱篋中翻來翻去，終於找不到第四包普洱茶來；末了，取出餅乾來聊以塞責。

第四天天氣依然晴朗無風，自然旅客們又紛紛走上甲板散步，三位學生也在其內，季文也在其內。

季文發覺今天密司馬並沒有跟他們三位立在一塊兒。

季文躲在甲板之一角靜幽幽想得出神，無意中有一條倩影在他眼前閃了一閃，他急忙走攏了幾步。

「密司馬，那三位是不是你的親戚？」

「不是。」

「那麼是朋友了？」

「也不是。」

「無疑地是同學了？」

「都不是。」

雙方經過極單調的問答後，靜默的空氣又來掩襲他們了，但是密司馬不像前兩天的生疏，她緊接着做了一個詳明的答案道：「我和他們結伴走是出於我原定計劃之外的：當初我在雲南約齊了好幾位女友經滇越鐵路到廣東，再由廣東而上海而津浦線以達北平，最終目的是在北平投考學校；但是我因為發生別的不相干的事情耽擱了行程，她們都等得十二分不耐煩而先走了。這三位也是北上投考